

戰血餘腥記

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林琴南先生初著

利滑倖鐵 瑟廬 戰血餘腥 記提 要

拿破崙蹂躪全歐敗於垂成莫斯科一蹶後募兵苦
戰自利倖瑟及滑鐵廬行間尺寸之事遂譯悉屬奇
偉以老嫗約瑟爲綱以其妻格西利爲點綴而列國
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致蹙之
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爲盡敵
此爲林琴南先生之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
神彌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於後勁愛讀林譯者當
不河漢斯言

滑鐵廬戰血餘腥記序

余既譯利俾瑟一記。記波奈巴敗狀甚悉。而此卷爲滑鐵廬。則波奈巴之收局也。利俾瑟與滑鐵廬兩役。弊在軍無見糧。驅饑疲之卒應敵。烏得不敗。韓尼伯之破佛羅羅馬軍饑。而韓尼伯軍飽也。西比阿之破韓司屈勒伯。亦以斐洲軍饑。促而殲之易耳。波奈巴久在兵間。乃墨斯科一役。以衣糧不時至。全軍餒死。初不之悟。至滑鐵廬。仍驅饑軍而戰。何也。彼俄普兩軍。寧法之敵。所最颯強者。英軍耳。顧顧利孫之英武。稱雄特在海上。自波奈巴行其大陸制度。極於日耳曼北部。英人莫敢登陸。已而法人無端啓衅於西班牙。葡萄牙二國。二國瀕海。國人又深痛其宗國之覆。始開壁以納英師。於是惠靈吞遂得肆其陸師之力。與波奈巴角矣。嗟夫。嗟夫。周瑜陸遜謝石虞允文。豈曹操劉備苻堅完顏亮之敵。獨能摧陷掩取之者。一驕而驢兵。一斂而伺敵也。迨聯軍入國。囚拘蓋世英雄。長流荒島。而巴黎所謂民黨者。復反顏以事路易。教燄因之再熾。貴族復恣

其驕蹇凌厲之氣。行其專制之威力。法民帖然不復一言。然則白種之民德。亦不能高越乎黃種也。其後法人知兵力不足恃。即倡言變革舊君之說。亦不足恃以爲治。乃極力講求學問。及師丹再創。法人學問日益加進。民主之治始成。然則波奈巴之出。實法人鼓鑄學問之鑪冶也。余觀滑鐵盧戰後。聯軍久據法京。隨地置戍。在理可云不國。而法獨能至今存者。正以人人咸勵學問。人人咸知國恥。終乃力屏聯軍。出之域外。讀是書者。當知畏廬居士。正有無窮眼淚寓乎其中也。

閩縣林紓叙于宣南寓齋

滑鐵廬戰血餘腥記卷上

法國阿猛查登原著

閩縣林紓重譯

英國達爾康原譯

長樂曾宗羣

重譯

第一章

約瑟曰：一千八百十四年，路易第十八復辟，余以爲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者矣。時方初春，芳園籬落之中，繁花盡已蓓蕾，際此芳菲，迴憶吾民苦戰，不知惶恐及幾何年。一泄兵間，卽不復歸，縱使獲勝，得者不過巨砲及高唱凱歌而已。究與一身何涉？故人人皆欲仰望昇平，自樂其生，制行勵志，以興門業。

如余所言，人咸樂聞之，所不欲聞者，特老兵及劍師耳。余猶憶五月初三日，國中禮拜堂，悉高揭白徽，傾城之人，戰越失次，城軍均授兵登陣，老弱不任械者，人出六錢，倩陶瓦者，登城乞降。陶瓦者身荷白徽，上綴花球，奔馳市上，而戍兵

守將。則從樓窗上以鎗擊陶瓦者。不令降。陶者巴梭乃堅旂於道。蒲伏倉隅。久不敢出。此時選軍四偵。猶欲得此圖降之人。

乞降之事。均國民所欲爲。而農工諸人。尤羣譁於道。以爲昇平嘉也。從是當不復有戰事。彼好戰之黨。勿令久據政要。蓋吾人苦兵。猶鳥之栖於危條。見鎗而碎其骨。是何罪者。

君輩試想。苟罷兵不戰。其樂何如。彼無福以享承平者。已撐白骨於斐聖威拉撒利俾瑟中矣。何復與此。若以吾論之。生還之樂。豈彼白骨所知。蓋余驚心於離亂者多。乃愈覺此昇平樂耳。

余今日復歸余師高登家矣。一生不能忘吾師歎我之恩。及吾師勉我之言。師嘗作和婉溫裕之聲。呼曰。吾至愛之孺子。余以汝爲死矣。其猶存耶。於是余二人乃相抱而哭。自是以後。余居師家。情愫益深。交誼益篤。師嘗詰我以戰場之事。幾及千數百遍。聽者咸大笑。師乃戲呼余爲老兵。

余師亦告我以華樹堡見圍之時。民黨中之舊人。約有數輩。據堞位置巨砲。園中百物俱絕。乃宰馬而食。折居民之煙筒。用爲砲彈。吾年逾六十。尙能助守。力發其砲。余每設想吾師此時之服飾。必巾破爛之巾。戴眼鏡。側目二十四磅之砲尺。以嚮敵師。已而問師。乃果然。因復大笑。覺間中日月。全以謔浪消矣。於是余仍理其舊業。佐師治庖如平時。復入居舊闥。日夜念格西林矣。此時與一千八百十三年。日夜惶恐抽丁之時。已逾霄壤。宜相與爲樂。顧人心無滿足之時。終有不適者。逗之胸臆。自亦不能解也。

君輩均知吾將與格西林議婚。男女咸署諾。卽吾姑氏。亦願爲婚主矣。時一千八百十四年。所挑之新丁。則仍遣戍。而一千八百十三年之舊丁。則留守。以新舊較之。吾爲舊兵矣。其狀固不如新兵之險。以舊兵多數。聽歸其家。長日無一戍兵歎。屏召之以公事。顧吾雖樂。然欲成家。亦必得兵主之諭。新府尹佐登者。終不以余名署之許婚之冊。故吾欲亦不遂於旦晚。頗以此軼軼。

當國解城關之時。吾師卽以書上兵曹著彭。請以余與格西林在華樹堡行婚禮。且言創未瘳。又生而璧體羸。不足任兵。故日夜盼婚期。又謂其人固璧。然得妻育子。以力飼之。亦尙有餘。若婚約弗成。則彼人之殘生。消軼亦易。蓋綜核人格。世之缺憾者。其人實爲第一。若不許婚。則待疾無人。卽當寘之醫院云云。此書頗婉轉精實。若但自其外象讀之。殊令人戚戚也。

書上後。余與姑氏及師。與格西林。日日省盼示覆。究無人能喻余窘狀者。而致郵之人。蒲士登者。卽司鐘樓老人之子也。適從北來。余於半里之遙。卽聞其聲。以余望示之切。置百事而專伺郵人。日倚窗閒眺。見郵人出入鄰右之間。如擲梭。若少遲勿出。余卽大疑。以爲胡久沾滯。顧其人姁姁如老嫗。多言而濡。余乃大怒下樓尋之。見而呼曰。有書與我乎。答曰。無之。余嗒然不可且聊而歸。

高登師見余狀。慰余曰。忍之。天果相汝者。何患無妻。今日復非成期。胡戚戚至是。余曰。彼兵主果允我者。雖十書已答覆矣。何久不聞其耗。師曰。彼兵主別無

他營尙專爲汝司婚姻乎。彼日中得書。幾數百。以次遞判。班未及汝。汝何憂者。爾曷不念遇地球中。匪汝一人。尙有丁壯之人。望妻如渴者。旣不得示。禮何由行。余昧師言。確也。然余情極。安禁其不衝咽而出。彼兵主若知吾人得一諾如千金。則亦何妨略一泚筆。此時余之心感。又安有紀極。久之仍無音。只能默俟而已。

觀者當知余一遇禮拜日。必至八十里村一行。每屆是日。余必晨興。並未審何聲能促余起者。其始余夢魂中。尙憶身在兵間。一念及兵。膚爲之冷。及張目仰視。則已身歸華樹堡。余師高登家中耳。嗟夫。今乃爲禮拜日。爲視格西林期耶。唯有是誠心。乃如期自醒耶。然格西林每以余之誠歎。亭亭如置吾前。觀其緒。頰盡晴。令人心醉。因大躍而起。視鐘上僅四句鐘。此時城門尙未闢也。余無術。僅有坐候。此坐候中。幾令人癡發。然非強忍。殊不足以度此時。乃反覆

追念格西林之情狀。往來腦中。以自排遣。猶憶前此唯患從軍。既製籤。憲兵威那在府尹之側。呼曰。是人可也。余因入籍上道。至麥而葉後情狀。及加抱那逢老婦。以湯濯余足。迨及佛林。忽歐福地二處。首得家書。是即大戰之前二日。已而又念俄兵及普魯士之兵。戰中危困之狀。正復淚下。忽復念及格西林。則萬念盡釋。腦中復透春氣。此時已五句鐘矣。乃起而盥沐。自治其髮。余師尙擁衾於暗陬。露鼻衾外。呼曰。約瑟吾聞汝醒逾時矣。咦。今日殆爲禮拜日也。

師言已而笑。余亦笑。乃與師道晨安。飛越下樓。而道上行者尙寥寥。屠戶西排已起。呼余曰。約瑟來。余昂然弗視而去。約二分。鐘已過斜坡。及八十里村大道矣。覺天氣至佳。歲亦豐穰。新綠已漸排衙。農忙方甚。其人多惜時光。不令遽逝。園中已見菜甲。蘿蔔亦下種。居民悉將前此砲車馬隊所踐蹴之地。夷而平之。咸欣欣有新意。而上帝方將以晴日甘雨錫之吾民也。而民之仰盼者亦切。路旁花園之中。有老者。壯者。及婦人。咸汲水灌花果。往來如織。余歷呼其名。且

呼且行。答者咸以偷聲。且曰：此次見圍，家業幾蕩，今萬不可自失吾時。復見大車小車，裝載屋材，侵晨續續入城矣。蓋修繕亂餘之屋，彌其罅漏，葺其屋樑，鞭聲蹄聲，在遠猶聞。且見土木二匠，登屋而斤，面壁面墜，形甚勞碌，聲甚喧雜。噫，兵後平安，宜居人之如是。是時殊無一人更及戰事者。每人咸欲以亂餘之物，悉就修治。方知家居勝於兵間，而又念斤斧經營之勞，不如砲彈毀廢之速。乃益稔兵之爲禍烈也。是時居人揮無窮之眼淚，費無限之心力，彌縫補葺，其二分鐘所焚毀者，縱期以十年，詎能竟耶。

余且行且思，心神至適，行止由我，不似兵間，須仰承號令而行，漫不知其所向。今日余嚮八十里村，卽八十里村。而營官聘陶之令，不吾束矣。行次，聞雲雀羣飛，拖聲入雲。其餘響猶沸余耳。且見鷓鴣赤雀，跳躍呼羣，其態至樂。噫，風景可人，乃如是乎。晨氣尤佳，不可殫述。籬隈野玫瑰亦已作華，芬氣襲人。遠望八十里村，屋頂銳出，旁矗小煙簫，煙紋宛約。余乃悟曰：此必格西林在其下，燃火治

咖啡。俟我矣。行乃益力。已而近村。徐徐以蘇吾氣。望見小牕微明。自念入此時。其樂何極。言次門闕。見吾姑氏出。裙羊毳之裙。擁帚未釋。迴首見余。遙聞其聲。曰。彼來矣。

格西林奪門而出。冠藍色冠。容色冶絕。語曰。來適其時。吾方遲汝也。余觀其法。身湧現。其樂未可爲言。乃就而親其吻。因念天壤之樂。無若少年矣。世唯艱苦。嘗後。爲樂乃真。因與格西林同履小園。余姑則側眉行埽。言曰。自今以後。不更從軍矣。余聞而笑。格西林延余坐。以目注余。余姑復言曰。彼盜剽之兵官。尙未署諾與我耶。彼將終不署乎。然則以我輩爲蠢蠢耳。人或以力相促。立見其署。吾輩善良。竟置弗問。彼車號令。乃顛倒如是。爾今不爲兵矣。爾百死而吾生之。奈何尙隸兵籍。且爾身固與兵主何屬者。

余曰。姑氏言然。無如不得府尹一諾。婚禮萬不能成。卽牧師未得署諾。禮拜堂中亦不爲我定婚禮。余姑聞言頗鬱鬱。復言曰。約瑟爾試觀之。彼人自始至是。

凡有所爲。悉自便其身而已。試問按察之俸。與憲兵之糧。果何出者。且醫官所食。亦何人給之。試爲吾一詰其人。何乃吾輩村人。偶成婚禮。亦不可必。茲可恨也。設如是者。則吾輩只能赴瑞士成禮耳。余聞是言。心頗爲慰。是日中余乃歌驅飲食至於薄暮。

第二章

當余鬱悒之中。每日輒有所觸。從今日追憶前事。直如劇場。余觀村莊中。若府尹若議員。若守土小令。若屯糧之賈。儲薪之販。司牧之傭。催科之吏。諸如此類。前此十年。視其皇帝如睚眦友。外人苟有面嫚皇帝之言。幾幾刃出於匣。今日乃悉反其所爲。在村集市鎮。一聞皇帝之名。則譁然斥爲暴君。駭然指爲野叉。由今迴思。似拿破崙之爲人。直嗜殺之兇醜。然皇帝臨馭之時。編戶安堵。人人固得承平之幸福。何遽忘耶。

余是後。乃深念此種之人。無論何帝臨馭。事後議論。咸據其勝著爲言。余甚羞

之。恒欲以言詆詰。顧余念彼爲人。已淪下流。亦弗屑語。意此輩一致高位。肆其
離黃。顛倒黑白。余雖貧薄。亦甯執藝沒世。萬不願與之共事。顧彼汝汝。亦能自
成其爲人。甚怪事也。

然余夙知舊日之府尹。與今新知之議員三人。殊與此輩不類。余師高登亦頗
重此四人。痛斥彼輩。以私害公。公道由之泯滅。廉恥之道亦喪。

余尙憶有一日。哈麥之府尹至余肆。出錶令余修之。語頗指數皇帝。余師躍起
於座。語之曰。密察先生。錶固在是。吾不能爲君修矣。君不憶前數年。稱頌舊君。
以爲天壤偉人。並波奈巴之姓。亦不敢出口。但尊曰皇帝。方君稱功頌德時。加
舊君以聯盟總統。又呼爲王。爲帝。滿咽均至美之靈液。今乃斥之爲嗜人之魅。
尊路易十八爲親暱之人。前後相反如是。顧不恥歟。君以爲編戶皆愚而易欺。
忘君前事不憶矣。府尹曰。吾知之。汝蓋舊時之更革黨也。高登曰。君且勿別吾
爲何黨之人。但余之所爲。萬非甘蟾與蟆之怪物。

此法國
俗語

師語時。色厲而白。復

語曰。密察先生君勿爾。須知任氣之人。無論易何政府。斷不變其所操之業。而自致於富貴。

是日余師怒絕。罷藝不理。時時呼曰。約瑟此輩民賊。吾刺吾目。不欲視之。敗天下事。均此輩耳。彼遇事侈其能。究竟積弊在中。瞥然無覩。新王一瞥一歎。咸以手向天。稱頌功德不置。彼輩所爲。殆駢肩爭進於王宮。噉餅耳。詔諛之術。令人欲笑。因而國之君王。見推見媚。乃自居如天帝。一至叔末亂作。此輩委之地上矣。仍以此法。更媚於新君。因之復致高位。彼有心而尙節者。宜窮老盡氣爲貧人也。

時五月初吉。忽有新聞。揭之府尹門外。言新君已入巴黎京。行在將相夾翼而進。而百姓奔赴如水。無論老穉。至有騎危偵伺。以得識面爲榮者。新皇先入納塔澄禮拜堂。祠上帝之後。始入丟勒柳宮。

又云。元老院中。譟復辟頌辭。祝新皇云。爾百姓勿憚喪亂。新王必能宅爾民庶。

元老院諸君佐之。定臻郅治。百姓譁然。以爲文章之美。一時無兩。已而吾輩見新境界矣。凡前此與俄德爭鋒時。流亡於外者。競歸。有坐笨車歸者。有扶籃輿歸者。有坐兩輪四輪之兵車歸者。女人所衣多繡衣。男子則仍古時舊服。有縛袴者。有衣褐者。服飾均如當日革命圖中所繪。此輩獲歸。則狂喜傲兀。以生還爲樂。所乘之馬。旣羸且瘦。車旣無茵。席薦滿之。農人疊箱於車。坐跨其上。余觀訖。心幾於動。余於五月之前。重見故都。知此輩樂歸。正與余同耳。嗟夫。余今乃果見故都矣。

此等人亦暫憩紅牛之肆。肆卽前此公侯勳爵所臨洫。與富家所來往。今絕踪矣。目之所接。乃見歸客各據一闔。或理髮。或易衣。狀甚匆遽。迨午後。諸客下樓。彼此呼車上道。唯恐其漫。儼若自居於前此之公侯勳爵者。遲車未至時。則列坐長案。侍者立候。以抹席之布。搭其膊。客之衣均舊製。然喜樂溫煦之氣。可掬。觀者咸審流人歸矣。國事甯矣。後此無事矣。然有識者。則相謂曰。彼輩之出奔。

誤也。是輩流寓歐洲。訂敵與我爲難。今得遂所欲。朝廷必以爲功。可以樂業。無所復恐。

此外尤有附郵車歸者。新府尹佐登與牧師洛叔及鎮兵督隊斐聖得均繡衣出迎。郵車垂至。鞭聲拂拂。里外已聞。車中均笑靨將迎。車停。督隊趨至車門。揚聲慰勞。甚有羣聚一隅。無暇叙禮。但有點頭及漸行漸邇。始一一執手爲禮。時余師高登坐於軒牕之下。笑語曰。約瑟見乎。此舊儀也。吾憑窗窺之。可博識無窮之儀節。吾輩能躋五等之階。則此禮亦良可用。已而復指一老者曰。約瑟。此儉於威聖堡之戰。方以鎗擊我。此蓋自名爲勇壯之騎士。能以法人擊法人者。今日復奚言理。余師言既。仍拭目坐而治藝。其狀甚泰。

有時紅牛之肆。傭奴小厮。恆入吾家。言彼肆中之客。往往自承曾助他國以勝我者。今爲吾國之主。自路易十七及於路易十八。實君臨吾國。吾輩若敢與抗。彼必抑之。余師高登聞之。頗不適。語余曰。約瑟時事可知矣。此輩獲歸巴黎。凡